

山曉閣評點 柳柳州全集

一函四冊

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

西吳孫 琮執升手評

館驛使壁記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於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於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於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於櫟陽。其驛六。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於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於藍屋。藍屋。次星羅。其布。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於好畤。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龍關。自渭。而北。至於華原。其驛九。其蔽曰方州。自咸陽。而西。至於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於關。由關之內。東而會之。以至於王都。華人。

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
告至告去之投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
有傳館。其飲飲餼饋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
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有出納竒贏之數。勾會考校之政。大曆十四
年始命御史增設御史為之使。俾考其成以質於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
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戶。其事者有勞焉則
復於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
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於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
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於上。始
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
則失之矣。今余為之記。遂以韓氏為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茅鹿門評中條貫龐襍而文所點次處若掌

叙記之妙。妙在臚列處。瞭若指掌。便是能手。此篇前幅。先叙出邦畿。次
叙出館驛。便是井井有條。叙館驛處。分二小段。一是從外入來。一是從
內出去。極寫得詳悉。中幅詳叙驛館。不漏不蔓。數筆寫盡。每一筆是一
處。館驛詳叙夷人華人之多。役使去來之衆。迎勞之煩。傳館之備。飲燕
之豐美。繕修之完固。出入之井然。不煩不簡。亦是數筆寫盡。每一筆是
一節文字。後幅設官考課。鑄印作記。又是四段寫出。章法詳密。無逾斯
篇。孫執升

杭州全集

卷三

興州江運記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五年。嗣天子用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鰲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密以_{許建碑}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士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括于成州。過栗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牛馬羣畜。相藉。物故餌夫。畢力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緣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

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就功。由是轉巨石。朴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鹽。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鍤之下。易其朽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忼。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淡為安流。吉出江流之支。蒸徒謳歌枕卧。而至戍人無虞。專加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饑饉昏札。死徙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羈。增石為防。膏我稻粱。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江梁以成人不履危。白得天體。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為之不出。四人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政。

政
一
段

總贊

贊最公為

誠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
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遺利。
單○賁○嚴○公道○江一○事
史起興歎。白圭壑隣。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
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勒而存之。用永憲于後祀。

此篇前幅妙在先寫一段嚴公不欲建碑作記。影起於前。然後折入作
記。本末文字便覺姿態橫生。中幅妙在先寫一段興州陸運之苦。反襯
在前。然後轉入江運之便。文字便覺神采加倍。尤妙在導江一段寫得
有聲有勢。如見萬夫舉手畚鍤。齊下奔濤。決流大功立就。至今猶岌岌。
紙上洵是繪水繪聲高手。孫執升

林林州集

卷三

四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為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于節度使。馬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玉。稽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贊寶。歲帥貢職。承上二段。出。鑿。卑。之。堂。宜。天。以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且賓有牲牢饔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犒饋宴饗。勞旅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閑閤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克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阤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於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興庫反。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於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為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嚮

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室。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靈隸。是徵_{見堂成而不忘財病民}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元成公命饗于新堂。憧牙草纛。金節析羽。旌旗_{段說宴飲}旋咸飾于下鼓。以鼙晉金。以鐸鐃。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羽衣。胡夷蠻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鉶鼎體節燔包哉。炙羽鱗狸互之物。沉泛醍盞之齊。均飫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楔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寰觀於遠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猶克_{引古美公}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石。以永示

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某讓不獲。乃刻于茲石。

鍾伯敬評。高壯森嚴。豈非傑作。

篇中欲說饗軍堂弘麗。先說一段節度使蕃舶使統轄之大。便見得此堂不可不弘麗也。欲說新堂規模宏遠。先說一段舊堂位置狹陋。便見得新堂不可不宏遠也。皆是題前襯起之法。後幅寫饗賓之盛。真覺煌煌盛典照耀一時。孫執升

林林大合

卷三

二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弘農

先叔弘農公

刺潭

次叔弘農公

為池

次叔弘農公

以池授戴

為池

為池

為池

為池

為池

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

次叔弘農公

為池

次叔弘農公

為池

次叔弘農公

為池

為池

為池

為池

為池

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

次叔弘農公

為池

次叔弘農公

為池

次叔弘農公

為池

為池

為池

為池

為池

勝益奇望之若連

是弘農公為堂是魚國故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勝

是弘農公為堂是魚國故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勝

是弘農公為堂是魚國故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勝

是弘農公為堂是魚國故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勝

是弘農公為堂是魚國故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勝

是弘農公為堂是魚國故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勝

是弘農公為堂是魚國故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勝

是弘農公為堂是魚國故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為堂與極寫

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結歸以池授戴虞伯生評此篇既
要揄揚弘農公。又要揄揚戴氏。布置得法。說弘農公處不走了。戴氏處又不走了。弘農公所以為妙。
孫月峯評文至極澹而濃。極密而疎。美矣。

前幅一段記池。一段記堂。妙在記池處寫得山陵林麓。垣島洲渚。岸突水縈。宛然是。一個天造地設。大觀不是。人工穿鑿得。就記堂處寫得波光上下。水天一望。林木參差。芰荷灼爍。宛然是。一個水上亭臺。出沒萬狀。中幅一段寫戴氏離世。一段寫戴氏樂道。後幅一段贊美池堂。一段贊美戴氏。與前幅二段相照。一段再歎戴氏樂道。一段再歎戴氏離世。與中幅二段相應。末幅一句結弘農公刺潭。一句結弘農公作池。一句結以池授戴。束盡通篇。孫執升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條蕩。蒙襍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蓉。中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剪焉。叢莽下頽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為之益高地。為之加闢。丘陵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為州司馬。官外常貢。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為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為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愈寂。其覺也愈有。然則響之礙之者。為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為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一篇妙處全在前後二段寫得出色。前幅欲記闢地先虛寫一段。自己與覺照商於闢地作一影照。後幅只就覺照生出一番曠達議論。說得空空洞洞不着一毫色。相於是讀其前幅真如風雨欲來陵谷變色。讀其後幅又如天空雲洗萬里澄清。孰升